

徐志摩與三位美人

邹吉玲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徐志摩与三位美人

邹吉玲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志摩与三位美人/邹吉玲 编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 2002,1
(华夏作家文丛)

ISBN7-5063-2154-8

I.徐… II.邹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1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9789 号

徐志摩与三位美人

作者:邹吉玲

责任编辑:白连国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图文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100 千字

印张:5 印张

印数:1-2000 册

版次: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: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63-2154-8/I·2138

总定价:120.00 元(全五册) 本册定价:16.8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邹吉玲女史大作

《徐志摩与三位美人》再版志贺

当年才子缠绵恨

化作佳人锦绣章

闽南吕山樵子

二〇一一年孟夏

作者自序

余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先祖父邹李芳，字少白，工诗善文。余少时受祖父言教身传。祖父去世时，余年方十三，从此幽明永隔离矣！

余有志于文。奈生性工愁善病，因春感情，遇秋成恨，每执笔时，辄似千缕情思蔓绕纤指，不觉梧桐牵愁，芭蕉照恨，鸟啼恸芳心，花落零楚泪……

本书稿于两年前即已完成。盖徐志摩，风云人物也！盖棺未定论焉！故某些主编，不无顾虑，竟爱莫能助。令余只得将其——归卧故山丘！岂惟三叹！今有幸蒙香港文学报总编张诗剑先生览阅，感本书之文笔香艳，贯穿始终者惟“情”而已！英雄美人，情关难过，“情”为何物？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《诗经》，开篇即是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。可见“情”也者，早被世人讴歌千百年，作为一则美丽话题迄今吟咏不衰。故张君诗剑欣然认可，怡然采纳。又蒙香港名贤陈庆芳先生、邱玉燕小姐，邱季煌先生仗义疏财，解囊赞助，故本书之问世，此四君功莫大焉！余则真如拨云见日矣！惜乎余与此四君尚无一面之缘，仅与邱君季煌曾有翰墨之交，真文如其人，诗如其人也！其道

德文章，堪为表率也。

忽忽焉志摩谢世已半世纪有馀，又安知素有“文章节义府”之称之“古城”——文天祥、欧阳修的家乡——吉安，有一位闺中弱质，千滴红泪，万点香汗，为伊写传耶！

序

始予知邹君之名，在六年前，于某刊物得读其词，哀艳柔婉，若不自持者。因思必其所遇非常，哀慕怨悔，难言之隐，加乎五内，发为篇章。后每见其所作，逞运思、见性灵之外，主旨大率划一，遂愈肯定先入为主之推测。

顷者，邹君自江西寄来所著传记小说《徐志摩与三位美人》一书，书中附录《断肠词选》、《红妆词选》。谓其说部将于内地再版，请为题辞并序之。乃题小令一首寄上，遂询其以往并近状，何诗中凄其悱恻若许耶？君曰：“纯弄笔耳，凡造景设境，皆属子虚”予为之瞠目，哭笑不得。然则说部中之细节构化亦未必不“莫须有”耶？转而思之，小说家言，基于事实，源于生活，而具体情节多有虚构，固不必千篇一律、千人一调也。百花园中添一细草，亦足证天之为道，众芳滋硕，不绝一物，斯云盛矣。

此书缠绵悱恻、雨泣花愁，痴男情女，爱恨交错。平实叙来，却非单调，而特色更在于行文与诗词互证。所制水平高下姑不论，即此一种形式已迥别于他书，为时下时髦小说家所不能。况乎逞香艳之笔姿，无污秽之情节；非展才以媚俗，实溯往以求新，读此书者作如是观可也。

辛巳仲夏王蜚堪于沽上半梦庐
(作者系词苑知名人士,于天津市工作。)

1915年10月29日，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一位富商徐中如家，车水马龙、门庭若市、热闹非凡。原来，他家正在办喜事呢！

他的爱子徐志摩，娶了宝山县姑娘张幼仪，这一对少男少女，拜完天地，父母，又夫妻相对而拜，礼毕，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，被拥进了洞房！故事即从志摩与他的第一位情人开始——



是年，志摩年方 19，刚从杭州一中毕业，还带有浓厚的书卷气。青春妙龄的张幼仪小姐，出落得婷婷玉立，秀外慧中，举手投足，遵规按矩，天生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！

这门婚事乃是家庭包办的。张家是财大势重的望族。幼仪的长兄张君勖和次兄张嘉敖，分别是政、商两界的巨子。这在徐申如看来，硃石富商攀上了宝山望族，可谓门当户对了，殊不知志摩对这位豪门千金并不倾心。志摩天性飘逸潇洒，风流幽默，热衷于追求文学艺术，热爱大自然之美，充满抱负和理想，对功名利禄处之淡漠，而夫人则讲究实际，朴素干练，她不善文墨，却擅长于理财，甚得公公婆婆欢心。徐家开设电厂、钱庄、酱园等许多企业，还拥有大量产业。幼仪过门后，逐渐成为徐家产业的掌管人。但她的性格与丈夫格格不入，故虽同床而异梦，实无真正的爱情可言。

婚后第二年，志摩考取了北京大学。这时，幼仪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，虽然她与丈夫没有共同的情趣和爱好，但还是依依不舍地为丈夫打点行装，送他出了远门。从此，志摩跨入了他的大学生涯。

志摩在北京大学学的是法科专业，旁听政治学，另加修

法文、日文等课程。当时，大学者梁启超先生正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，他学贯中西，名声远播，不少学子都拜倒在他的门下。于是有一天，志摩理了发，换了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丝绸长袍，夹着一本书，欣然来到清华园，见了梁启超先生便恭手作揖道：“晚生才疏识浅，慕名前来就先生门下，望先生不弃！”梁启超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彬彬有礼的翩翩少年，说：“你请坐”。问过姓名后，爽朗笑道：“哦，你就是徐志摩，不错，不错！你的文章我已经读到过，有一定的古文功底，还懂英文。”志摩欠身道：“先生过奖了，弟子不才，恳请先生栽培，实仰慕先生尊名已久！”梁启超很乐意地收下了这位弟子。从此志摩学问大进，竿头百尺，很快成了梁启超的得意门生！并得到梁启超之器重，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而岁月如流，匆匆地两年大学生涯过去，已抵五四运动之前夜——1918年。

时国难方殷，思想解放，欧风美雨，纷至沓来。思想界呈现一派空前活跃的景象。徐志摩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，把救国作为己任。他认为当趁年轻之时，抵掌慷慨，破浪乘风，留学求取先进，而后用之于国为乐。于是，这年秋天，他告别了师长学友，由上海启程，横渡太平洋，去往美国留学。在太平洋舟中，志摩作《启行赴美文》，以示爱国之心：

诸先生既祖饯之，复临送之，其惠于摩者至，
抑其期于摩者深矣。窃闻之，谋不出几席者，忧隐
于眉睫，足不逾闾里者，知拘于蓬蒿。诸先生于志

摩之行也。岂不曰国难方兴，忧心如捣，室如悬磬，野无青草，嗟尔青年，维国之宝，慎尔所习，以割我脑。诚哉，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励也。传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。今弃祖国五万里，违父母之养，入异俗之域，舍安乐而耽劳苦，固未尝不痛心欲泣，而卒不得已者，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。耻德业之不立，恤斯须之辛苦，悼邦国之殄瘁，敢恋晨昏之小节，刘子舞剑，良有以也，祖生击楫，岂徒然哉！惟以华夏文物之邦，不能使有志之士，左右逢源，至于跋涉间关，乞他人糟粕，作无繆之妄想，其亦可悲而可恻矣。垂髫之年，辄抵掌慷慨，以破浪乘风为人生至乐，今日出海以来，身之所历，目之所触，皆足悲哭呜咽，不自知涕之何从也，而何有乐？……所谓青年爱国者何如？尝试论文：夫读书至于感怀国难，决然远迈，方其浮海而东也，岂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，及其足履目击，动魄判心，未尝不握拳呼天，油然发其爱国之忧，其竟学而归，又未尝不思善用其所学，以利导我国家。……

二

经过远涉重洋，日夜兼程，志摩于1918年9月安抵美国。他起先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，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修硕士学位。毕业时通过论文《论中国妇女地位》，得到硕士学位。但他放弃了进一步修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机会，于1920年9月，离美赴英，欲入剑桥大学跟哲学家罗素学习。不料罗素早在1916年已被剑桥大学除了名。志摩未遂始愿，便在伦敦经济学院，跟拉斯基教授学习。当此之时，他结识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林长民先生和英国著名作家狄更生先生。

他们的相识是在一次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。那天林长民讲演，狄更生做主席，志摩也参加了会议，得与二位相识。不久，他们便成了好友。

一天，林长民请志摩到他寓所喝茶，恰巧狄先生也在林长民家闲坐。狄先生见志摩面容忧郁，便开玩笑道：“我用贵国一句古诗云‘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！’志摩呀，你之郁郁寡欢，所为何事？”志摩站起身来，踱着方步，伸出右手摇了摇：“哎！别提了，我原是为师从罗素而来到伦敦的，对金融界毫无半点兴趣，真不知怎样打发日子了！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

狄更生道，“依我看，你还是去剑桥大学好，罗素不在还有其他学者嘛。”

志摩道：“剑桥大学？可是现在开学已久，不容易进去了呀！”

狄更生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此事就包在我身上吧！”

林长民笑道：“志摩，你还担心什么。只要我们狄先生的一封介绍信就行了。来，喝茶！”……

当时因剑桥大学各学院的学额早满了，还是通过狄更生说情，给了志摩一个王家学院特别生的资格，随意选科听讲。志摩遂辞别了经济学院，做了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的特别生。从此，在剑桥那种文学艺术气氛极浓厚的环境里，他深受哈代、拜伦、雪莱、西蒙斯、莎士比亚、尼采等人影响，遂形成了他的“单纯信仰”人生观，即爱、自由、美三位一体的人生观。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理想是可以追求而实现的。同时，他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并开始写起诗来了。《草上的露珠儿》便是他的处女篇：

草上的露珠儿

颗颗是透明的水晶球，

新归来的燕儿

在旧巢里呢喃个不休；

诗人哟！可不是春至人间

还不开放你
创造的喷泉
嗤嗤！吐不尽南山北山的璠瑜，
洒不完东海西海的琼珠，
融和琴瑟箫笙的音韵，
饮餐星辰日月的光明！

.....

尽管罗素已不在剑桥大学任职了，但志摩还是念念不忘他心中的这位偶像。终于在是年10月的一天，经英国语言学家欧根敦介绍，志摩拜访了罗素。他们谈了许多话，最后罗素对他说：“美好的生活是以情爱相鼓舞的。”罗素的观点，对志摩恰似当头棒喝一般！

辞别罗素回来，志摩心事重重。他回顾自己婚后生活，竟是那样平庸无味，毫无激情与眷恋。在他看来，幼仪只是公公婆婆的好媳妇而已，确不能视为知己，真乃人生有不遇之感，兰杜有凋零之思！如今彼此天涯一方，感情愈发疏远了起来，奈何，奈何！于是，为了改变幼仪的性情，缩短夫妻间的距离，争取建立一些共同的理想与追求，当即便写了一封书信，遥寄家中，邀幼仪前来伦敦同居。

当幼仪接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家书，当然欣喜。她也希望能结束这独守空闺的日子。故她决意远渡重洋，前往异国就夫，便抱了幼子阿欢，来到公公婆婆面前话别，并将幼子托与二老。婆婆牵过阿欢，依在怀里，公公含泪道：“幼

仪呀，我们原不舍得你离开，但为了你们夫妻团聚，你就放心地去吧！欢儿我和你妈会照顾好他。”婆婆也少不得千言万语的叮嘱了一番。幼仪抹泪道：“不孝媳妇远去，往后爸妈要自加珍重，饮食起居备加小心才是。”……

常言道：“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！”然而，当志摩手捧鲜花在伦敦码头，翘首迎接妻子时，站在他面前的却仿如一位“冰美人”，严俊、冷静，丝毫没有久别重逢的激情。她嗔怪道：“一个男子汉老是牵着家室，沉缅于儿女情，是做不好学问的！”志摩顿时如浇了一盆冷水，不再存有任何罗曼帝克的幻想了。他在剑桥大学附近乡下，租了一间房间，与幼仪同居。他每天骑自行车上学，早出晚归，幼仪操持家务，日子就这么淡淡如水地过着，全然没有一点浪漫色彩。夫妻之间依然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，更谈不上情投意合。维系了半年之后，在与志摩商议下，幼仪便带着4个月的身孕，赴德国柏林求学去了。